

凤歌◎著

弃微名去来心快哉，一笑白云外，知音
三五人，痛饮何妨碍，醉袍袖舞嫌天地窄。

Cang Hai

VI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◎ 凤歌 · 著

沧 海 VI

Cang Hai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沧海. VI / 凤歌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8.3

ISBN 978-7-5366-9496-5

I. 沧… II. 凤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023217号

沧海VI

CANGHAI VI

凤 歌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策 划: 于 桐

责任编辑: 饶 亚 罗 乐

责任校对: 刘向东

装帧设计: 引文馆 · 闫薇薇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670mm × 970mm 1/16 印张: 15 字数: 200千字

2008年3月第一版 2007年3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20 000

定价: 20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809955转8005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CONTENTS 目录

1

论道灭神

195 航
远

36 色
格

168 潜
龙

57 台
影

沧海
VI

137 尾
斗

100 梁
梁



“火霰弹侍候。”忽听宁不空阴恻恻道了一声，旋即声如炸雷，两艘战船吐出千百火光，与满天纸蝶遇个正着，纸蝶焚坠，有如降了一阵火雨。

白影忽闪，左飞卿长啸纵起，双袖鼓荡，向天一挥，火蝶坠势忽止，密如火箭，向火部船帆飞去。缆绳也罢，一旦沾着，瞬时燃烧。众倭人发出一阵惊呼，提了水桶，狼狈扑火。

左飞卿以火克火，宁不空弄巧成拙，正自惊怒，忽听“咄”的一声，仇石满身鸦羽根根竖起，脚底海水活了也似，沸涌而起。仇石刷地一挥手，两道水箭破空射出，半空中陡然迸放，千万水滴疾如箭簇，缤纷四射，纸蝶着火也好，无火也好，一沾海水，顿时下落。

仇石桀桀怪笑，又一挥袖，一股海水白亮亮如一口长剑，刷地刺着左飞卿。

风部神通颇忌水湿，左飞卿无奈飘身后撤。这时忽听一声长笑，朗朗震耳，一抹淡淡烟光直奔水剑，二者相撞，嗤的一声，迸出蓝白火光，“雷音电龙”顺水而走，仇石浑身一麻，逆血直冲头顶，慌乱中截断水流，踏浪急退。

虞照才占上风，两艘倭船已绕过风部海船，连开两炮，击中雷部船只，木屑纷飞，船头立时塌了一片。虞照扬眉道：“宁瞎子，仗着船多炮利不算本事。有能耐的各凭神通，决个生死。”宁不空呵呵笑道：“雷疯子，你真没见识。火部神通不离一个‘火’字，我这火炮之‘火’，不是神通么？”

温黛听见，细眉一挑，锐声道：“结阵。”地部弟子纷纷盘坐，霎时结成

一字长蛇阵，后一人双掌抵住前人后心，次第传送内力。地部弟子约莫百人，此刻一分为二，结成两座阵势，五十人一阵，一在船头，以温黛为首，一在船尾，以姚晴为先。

温、姚二人低眉垂目，容色凝寂，“千春长绿”却活动起来，船身势如泉涌，喷出许多藤葛，有如长蛇扭动般划开海水，向倭船驶去。

陆渐动容道：“仙前辈，这是什么？”仙太奴轻轻一叹，道：“这是‘化生大阵’，将地部弟子真气集于一人，施展‘化生之术’。”

炮声震动，倭船炮口徐徐转向“千春长绿”，红光乱吐，铅弹横飞。陆渐心道不好，扭头四望，方要设法抵御，忽然就听四周刷刷怪响，“长生藤”变粗变长，遮天蔽日，层层叠叠拧成藤网，缠绕船身，铁砂击中藤网，嗤嗤纷纷罗还。

倭人见状骇异，但仗着火器，胆气粗豪，又见来船之上都是女子，心生轻蔑，操起倭语大呼小叫。一时间，海上奇观蔚然，一方火光势如飞蝗，火龙子、火霰弹、烈阳箭、神火弩、毒鬼焰，火网交织，照亮长空；另一方却喷青涌绿，藤蔓疯长，在这“千春长绿”之上仿佛缠绕，地部海船长数倍，仿佛一座翠绿发亮的小小岛屿。火器击来，藤断水流，火光熄灭，长藤却如长虫百足搅动海水，一蓬蓬如白雨跳珠，满天都是，任何火器都是一沾即湿。

几轮火器打过，“千春长绿”势不可挡，扎入倭船阵中，轰然撞上一艘倭船，船上倭人又惊又怕，哇哇大叫，拔出长刀，想要跳过来厮杀。不料那藤蔓活了也似，扭动不绝，有的缠绕水手，有的拉扯桅杆，有的钻入船板缝隙，鼓胀撕扯。只听咔嚓一阵响，偌大倭船土崩瓦解，变成一堆碎钉烂木，船上倭寇全都落水，却又被水中藤蔓扯住拽住，咕嘟嘟饱饮海水，翻着白眼沉了下去。

剩余倭船何曾见过如此声势，惊恐万分，掉船迸散，可恨船只笨拙，掉头不易，转身时又被缠住一艘。“千春长绿”怪藤扭动，有如八爪章鱼，展开腕足，抱住那艘倒霉倭船又钻又扯，撕扯成无数碎片，随波四散。

陆渐看得心惊，偷眼看向姚晴，见她双眼微闭，蛾眉轻颤，因为内力运转甚快，双颊浸染一抹嫣红，更添丽色。陆渐心中一阵紧，一阵热，望着眼前女子，忽喜忽悲，不觉痴了。

忽听砰的一声巨响，转眼望去，雷部海船撞上一艘倭船，两船摇摇晃晃，有如醉汉。雷部弟子发出一阵怒吼，飞鸟般掠上倭船，人手一条两丈长

短的铜链软枪，刺缠抽打，倭寇手中武器和铜枪一交，立被电劲击中，浑身麻痹，束手待戮。

陆渐远远望去，只见倭船船头蓝光时现，惨叫不绝，转眼间，电光渐灭，倭寇死伤殆尽，雷部弟子掉转炮口，轰击火部诸船。

只一阵，火部连折三艘战船，仇石又被风、雷二主联袂截住，不敢妄动。宁不空心念疾转，纵声笑道：“天、地、风、雷本领有限，恃多为胜，宁某今日以一当四，虽败犹荣。”

虞照哼了一声，扬声道：“宁不空，你若不服，大伙儿都舍了船，上灵鳌岛练练。”话音未落，左飞卿冷笑道：“蠢材，宁瞎子的激将法也就对你管用。”虞照瞥他一眼，道：“你这么聪明，怎么对付不了仇老鬼？”

左飞卿两道白眉如长剑出匣，忽向仇石高叫道：“仇老鬼，咱们以一对一，要人帮忙的，不是好汉？”仇石道：“仇某却之不恭，但不知地母意下如何？”

温黛张眼起身，淡淡地道：“老身岂敢扰了诸位雅兴，天高海阔，正是鱼跃鸟飞的好时候。”宁不空阴阴一笑：“说得是，今日论道灭神，未灭东岛，先论西城。”

此时天已大亮，雾气尽消，万里长空如一幅淡青大幕，刻画一轮红日，海面细密亮滑，有如绸缎，波光潋滟，白浪细细，重叠着涌向远方。灵鳌岛轮廓微露，岛上顽石苍苍，秀林青碧，太极塔白色一面在阳光下熠熠闪光。一面悬崖直对西方，势如鳌头高昂，远在数里之外，也能看见崖上岩破石裂，刻着七个巨字：“有不谐者吾击之。”笔势雄奇，神惊鬼泣。

陆渐油然道：“仙前辈，这些字是思禽先生写的？”仙太奴道：“不错。”陆渐道：“按理说东岛将这七字视为奇耻大辱，为何事隔多年仍未铲除？”

仙太奴沉默时许，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仇恨总能让人做出奇怪的事，东岛之所以没有铲除，正是要让后代子孙铭记这份耻辱。所以思禽祖师刚刚仙逝，东岛便迫不及待攻打帝之下都，挑起了两百多年腥风血雨。”

陆渐听了，亦是黯然，抬眼望去，一只海鸥翩然掠过天际，陆渐的心也如这鸥鸟一般飞向岛，一想到就要再见谷缜，心中既是欢喜，又觉忐忑。

不多时，各部弃船登岸。下船之际，陆渐见宁不空布衣竹杖，阴沉如故，身后紧随沙天洵，再其后，宁凝、沈秀并肩而行，沈秀手摇折扇，望着宁凝，神态亲密，宁凝愁眉不展，面容苍白，丰盈双颊瘦削许多，微微露出颧

骨。陆渐不想一别多日，这少女憔悴瘦弱，一至于斯，不知怎的，心中顿时涌起无比愧意。正巧宁凝抬眼望来，二人目光接个正着，宁凝露出凄凉笑容，陆渐也想回之一笑，心中某处却被什么堵住了，眼角酸楚，怎也笑不出来。

这时忽听一声冷哼，陆渐一转头，正遇上姚晴寒惨得杀死人的眼睛。陆渐涨红了脸，心里乱糟糟的，全无头绪。

路上一无阻拦，西城各部均生警惕，派出探子入岛查探，不多时，探子陆续回报，说岛上一个人也没有。论道灭神之日没了对手，西城众人无不惶惑，议论纷纷。

仇石略一沉吟，命人揪出被擒的几名东岛弟子，森然道：“岛上的人上哪儿去了？”那些弟子咬牙昂首，神色倔强，仇石阴声道：“不说是么？”出手扣住一名弟子左肩。那名弟子体格雄壮，被仇石一扣，肩膊鼓胀肌肉顿时萎缩，脸庞抽搐，神情痛苦已极，只一转眼的工夫，一条左臂有如泄气的皮囊，眼看塌缩，那弟子支撑不住，发出一声长长的惨嚎。

陆渐见仇石出手，起初不解其意，这时才知竟是如此酷刑，不由得勃然大怒，他怒气一生，手足未抬，真气自然涌出，怒涛般冲向仇石。仇石知觉，忙不迭飘开数丈，瞪着陆渐，神色惊疑。

气机一露，陆渐人也纵出，大金刚神力注入那名弟子的左臂，佛力灌注，手臂竟又慢慢充盈，痛苦亦随之缓和，那名弟子心中感激，低声道：“多，多谢。”

陆渐微微苦笑，还未答话，便听宁不空高叫道：“大伙儿看到了么？天部之主做了东岛的走狗！真不害臊。”陆渐皱了皱眉，扬声道：“总比你做倭寇的走狗好得多。”宁不空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小娃儿懂什么？倭人做我的走狗还差不多。”陆渐道：“那有什么分别？反正都是无恶不作，伤天害理。宁不空，今日遇上，你我也当做个了断。”

“小陆师弟，”虞照高声道，“打架也分先来后到，宁瞎子和我有约在先，你怎么不讲规矩？”言下甚是忿忿。

陆渐一愣，便听仇石冷声道：“东岛之人一个没见，分明藏在暗处。咱们斗起来两败俱伤，岂不让他们收了渔人之利？”虞照笑道：“仇老鬼，你若无胆，认输便是，何苦多找借口？”他为帮谷缜，一意将水搅浑，仇石被他一激，死白脸上涌起浓浓血色，厉笑一声，叫道：“雷疯子，你不要大放厥词，

你那儿能耐，只配给仇某提鞋。”

虞照笑道：“妙极，老子最爱提鞋，尤其爱提你仇老鬼这双臭鞋。”不由分说，呼呼两掌拍出，两道雷音电龙一直一曲，直的射向仇石，曲的却扫向宁不空。

他出其不意，攻打两大高手，旁观众人均感此举托大。仇石见状，吸气长吐，喷出一团雾气，裹住电龙，这口雾气蕴含真元，电光裹在其中，噼啪作响，须臾湮灭。宁不空却竹杖一点，飘然闪开，竹杖横刺烟光，嗤的一声，竹屑纷飞，竹杖短了一截，宁不空大袖扬起，两道火光疾如飞梭，飘然射出。

“凤凰梭！”仙碧叫道，“虞照，当心！”

虞照一笑，不慌不忙扬起双掌，两道电龙逍遥吐出。那火光射至半途，发出一声锐啸，陡然拐弯，绕过电龙，一左一右射向虞照两肋。亦在此时，两道电龙去势忽止，无声折回，后发先至，撞上火光。

巨响如雷，硝烟弥漫，凤凰梭内的细小铅子密如天女散花，八面激射。虞照大喝一声，双掌绕身横扫，阴龙流转在内，阳龙盘旋于外，铅子近身，尽被荡开。倏忽间，虞照双掌中又分出数道烟光，与宁不空后发的木霹雳撞个正着，巨声雷动，震耳欲聋。

烟气弥漫未散，黑影一闪而至，数道水剑细如银丝，借着烟火掩护，射向虞照。虞照虽然知觉，但此时全力应付宁不空，不及抵挡，方要闪避，忽见白影飘飘，来到头顶，纸蝶轻如晓雾，淡如暮烟，缠缠绵绵，封住水剑来路。

仇石偷袭受阻，生怕风雷合击，飘然后移，双袖一抖，射出两团白亮水球。左飞脚白发一振，让过水箭，从腰间抽出一条雪白长鞭，挽一个鞭花，扫向仇石。

仇石双掌一分，引出两道水雾，但那长鞭飘如无物，卷荡而回，绕过水雾，向他面门点来，仇石见那鞭势古怪，不敢逞强，摆头让过，不防身后风蝶又至，不得已，分出一道水雾抵挡。“玄冥鬼雾”前后挪移，微露破绽，那条长鞭钻隙而入，飘忽曲折，缠向仇石咽喉，仇石拧腰低头，数茎长发随鞭飞起，仇石出手也是奇快，反掌抓出，忽地抓住鞭梢，用力一拽，不料那长鞭十分脆薄，应手而断。仇石捏在手里，软绵绵，湿漉漉，竟是一束宣纸，仇石微感怔忡，心道：“这姓左的用的纸鞭，无怪鞭势如此飘忽。”继而心生恼



怒：“纸鞭对敌，这小子忒也小瞧人了。”蓦地呼呼两掌，鬼雾开合，向左飞脚涌去。

这“纸神鞭”是左飞脚自创神通，数以十丈，融合风劲之后，飘忽万端，一沾即走，只在仇石身周萦绕。斗到十余合，纸鞭忽地缠上仇石的手臂，仇石不以为意，欲要运劲震断，不料那纸鞭缠绕处一阵剧痛，肌肤似要裂开一般。

仇石自从练成“无相水甲”，刀枪不入，水火不侵，掌力拳劲概莫能伤，此时竟被一条纸鞭勒伤，委实匪夷所思，然而转念间忽就明白，宣纸性能吸水，适才交手之际，左飞脚借这纸鞭，神鬼不觉吸走了他的附体之水，破了“无相水甲”，同时风劲传入，纸鞭坚韧可比精钢，仇石大意之下，顿吃大亏。

仇石手臂血流入注，心中惊怒欲狂，运足水劲，方要反击，谁知左飞脚并不贪功，一击得手，即刻收鞭，屈曲飘转，刷地扫向宁不空，纸鞭上饱吸水渍，挥舞之际，洋洋洒洒。水能克火，火部神通大多忌水，宁不空正和虞照激战，猝然遭袭，大是狼狈。

左飞脚借水部之水攻火部之火，运转巧妙绝伦，虞照瞧见，不由得也喝了声采，忽见仇石鬼鬼祟祟，要向左飞脚下手，便笑道：“仇老鬼，咱俩亲近亲近。”弃了宁不空，“雷音电龙”忽分忽合，向仇石狠下杀手。

四人一时间连换对手，忽而风火，忽而风水，忽而雷水，忽而雷火，走马灯一般厮杀。风雷固然相生，水火也本相济，四人又都是本部顶尖儿的人物，倘若两两齐心，难分高下。但虞、左二人从小一起长大，看似不合，其实甚有默契，天柱山风雷转生之后，默契更深；宁、仇二人俱是阴沉自私之辈，嘴里说是一路，其实貌合神离，各有主意，心里只盼对方多多出力，但若对方遇险，又决不肯舍身营救。是故斗到百合左右，虞、左二人风雷转生，神通合一，宁、仇二人各自为战，渐渐落了下风，陷于苦斗。

又斗数合，仇石脸上着了一鞭，此时“无相水甲”已破，纸鞭蘸水，不弱于牛皮精钢，仇石头痛欲裂，眼泪也要流下来，唯恐左飞脚再施辣手，顾不得宁不空死活，纵身跳开。宁不空正和虞照斗到紧要关头，仇石一退，无异将他的后背卖给了左飞脚。

左飞脚得机，劲随鞭走，将那纸鞭逼得有如一束长矛，刺向宁不空后脑“玉枕”穴。

宁不空前当雷音电龙,后当“纸神鞭”,心中纵然明白,抵挡却是不能。危急间,忽觉身侧涌起一股热流,迎上纸鞭。左飞脚虎口倏热,手中纸鞭变黑,无声无息化为飞灰,他目力虽强,却没看到一点儿火星,未及惊讶,热流又至,他心知厉害,飞身急退,饶是如此,半截袍子无火自燃,左飞卿慌忙翻身落地,打灭火焰,抬眼望去,宁不空已退到一旁,拄杖喘息,一名青衣少女和虞照拳来脚往,斗得十分激烈。

这少女正是宁凝,众人见她体态娇弱,神情悒郁,并无一人将她放在心上,此时突然出手,寥寥数招,不但拯救老父于危难,还毁了左飞卿的“纸神鞭”,更凭一路掌法,和虞照斗得旗鼓相当。

虞照双掌电光闪烁,噼啪作响,兼之他性情豪迈,掌法大开大合,一挥一送,狂风锐啸,直如天雷下击。宁凝出手则曼妙潇洒,如流云飞虹,不着人间烟火之气,纤掌过处,悄无声息。二人武功声势如此迥异,却是相持不下,叫人吃惊。

相持时许,虞照脸膛越来越红,头顶一道白气笔直上升,淋漓汗水浸湿衣衫。这时忽见宁凝一掌拍出,虞照既不拆解,又不抵挡,向后大大退了一步,宁凝又拍一掌,虞照也还一掌,电龙烟光到了半途,似被无形壁障所阻,扭曲摆动,无法前进,虞照身形微晃,又退一步。

一时间,宁凝每出一掌,虞照则退一步,越斗越远,六掌之后,两人相距已有三丈,滚滚热流随宁凝举手投足涌向旁观众人,起初有如三伏暑热,渐渐热不可当,有如锻铁火炉一般。

两人遥遥出掌,虞照出手越来越慢,电龙烟光离掌数尺,即刻湮灭,众人不需猜测,也知道他落了下风,心中真是奇怪极了。

仙碧十分担心,忍不住问道:“妈,玄瞳用的什么武功?”温黛略一沉吟,忽地脸色微变,扬声叫道:“宁师弟,令爱练的可是‘无明神功’?”宁不空笑道:“娘娘好见识。”温黛变色道:“你就不怕害了她?”宁不空淡淡地道:“不劳娘娘关心,小女自有法子驾驭。”

温黛不禁默然,注视宁凝,面露忧色。薛耳与宁凝交情最笃,忍不住问道:“娘娘,‘无明神功’到底是什么功夫?怎么会害了凝儿。”

温黛叹道:“这门神通是两甲子前一位火部前辈所创。火部神通,大多伴随明亮火焰,有形之火,容易躲避。‘无明神功’练的却是无形无色无明之火,出手无征,不知其所自来,上落飞鸿,下沉游鱼。寻常人如被击中,势

必肌肤焦黑，五脏枯朽。可惜的是，这功夫威力虽大，却有一个弊端。”

薛耳听得心急，忙道：“什么弊端？”温黛道：“这门神通极耗真气，真气稍有不足，无明之火便会反噬，令修炼者自焚而死。若要免劫，除非道合自然，气机取于天地。但这世上，又有几人能够达到这般境界，是以‘无明神通’自古以来，只有修炼之法，并无一个火部弟子练成，就是创此神通的那位火部前辈，也因为真气不济，自焚而死。”

薛耳听得脸色发白，盯着宁凝，喃喃道：“凝儿……”谁知宁凝出手飘逸，举重若轻，除了神色凄清，不见丝毫痛苦，反观虞照，汗如雨落，须眉焦枯，神色间十分吃力。温黛不觉咦了一声，心道：“真叫人看不明白，莫非这位宁姑娘如此年幼，竟已练神还虚，能借自然之力？”

念头方转，虞照脸上腾起一股紫气，两眼睁圆，身子摇晃数下。仙碧看出不妙，情急关心，纵身欲上，这时眼前白影一闪，左飞卿抢到前面，扬声道：“我来试试。”一挥袖，纸蝶纷飞，罩向宁凝。

虞照得隙后退两步，不待仙碧搀扶，盘膝坐倒，脸色火红，浑身热气腾腾，仿佛刚从蒸笼中出来一般。

宁凝面对纸蝶，眉间凄凉宛然，左掌从左至右轻轻画个圆弧，炎风吹过，雪白纸蝶无火而焚，化为满天飞灰，左飞卿大袖一挥，纸灰被风劲鼓动，铺天盖地卷荡回来。宁凝视线受阻，移步后撤，左飞卿因风疾转，绕到她身后，并指点出，宁凝这一退，似将后心要穴送到他的指下。

不料霎时之间，左飞卿忽觉指尖一虚，宁凝踪影全无，左飞卿心往下沉，翻身纵起，炎灼之劲从脚底流过，鞋底着火，空中弥漫一股焦臭。左飞卿发声清啸，展开身法，忽左忽右，忽上忽下，有如一团白烟，随风流转。

他身法幻妙，宁凝身法也生变化，飘忽绝伦，几不见人，身子仿佛失去了重量，飘如灵羽，紧随左飞卿左右，左飞卿到哪里，宁凝亦到哪儿，左飞卿只觉四周灼热劲流纵横盘旋，任由他纵极腾挪，上天下地，始终无法摆脱。西城众人瞧得目定口呆，均想火部高手何时竟然练成风部神通，蹶空蹈虚，能与左飞卿比斗身法。

温黛细眉微皱，身子倏地一震，喃喃道：“是了，是‘火神影’！”仙碧忍不住道：“什么火神影？”温黛道：“这是一位火部前辈从火焰燃烧中悟出的法门，神奇奥妙，匪夷所思。但凡世间高手，施展身法轻功，移步转身，必有风声相随，这时修炼‘火神影’的高手，便能凭借这些微劲风，紧随对手左

塙
嶺
了
亥
年
夏
于
池
沼



右,对手到哪儿,他便到哪儿,如影随形,附骨三分。说起来,风部神通无风不成,这门身法正是克星,天幸与‘无明神功’一般,‘火影舞’极费内力,百年来虽有练法,却几乎无人练成。”说到这儿,温黛注视空中两道人影,眉间愁意更浓,暗中寻思:“无明神功,火神影,这女孩子是什么来头?”

左飞卿身在半空,既要摆脱宁凝,又要抵御“无明神功”和“瞳中剑”,半晌功夫,肩背已被灼伤数处,若非真气护体,势必当场败落,但他外表冲淡,实则极为好胜,宁折勿屈,纵然落了下风,仍是苦苦支撑,不愿认输,隐约听到温黛说出“火神影”的来历,顿时寻思:“这女子的邪门身法随风而动,倘若无风,必然技无所施。”心念数转,白发忽敛,落在地上,滴溜溜盘旋数匝,转身出掌。

宁凝神通虽强,打斗经验却少之又少,兼之本性善良,争强斗狠并非所愿,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,左飞卿停下,她也随之站定,万不料左飞卿孤注一掷,倾力出掌。宁凝脱出黑天劫后,反应极快,心念未动,双掌已出,啪的一声,二人四掌相交,宁凝“无明神功”转动,将左飞卿双掌粘住,左飞卿但觉炽流入体,白玉般的双颊涌起一抹艳红。

温黛见状,暗叫糟糕,果不其然,过不多时,左飞卿浑身肌肤渐渐转红,白发无风而动,面肌颤动,俊秀双目似要沁出血来,众人稍有见识者,均看出左飞卿内力已然提升至极,难以久持,这般下去,过不多久,堂堂风君侯必被这女子毙于掌下。

宁不空始终侧耳凝听,这时哈哈笑道:“做得好。凝儿,当日灭我火部,害死你娘,风部也有一份。嘿嘿,你快将这姓左的杀了,祭奠我火部群雄的英魂,也慰你娘在天之灵。”

众人均是变色,但宁、左二人单打独斗,旁人断无插手之理,仙碧心急万分,双拳紧握,脸色苍白如纸,望着宁凝,眼里流露乞怜之意。

宁凝看到仙碧眼神,心中顿软,再瞧左飞卿模样,心知若是全力发出“无明业火”,不出一刻,此人即便不死,也会精血焦枯,武功尽失,但她适才出手,只是不忍老父送命。至于连败风雷二主,绝非自己本意,闹到这般田地,真是骑虎难下了。想到这儿,她目光一转,从莫乙、薛耳、秦知味、苏闻香、燕未归等人的脸庞一闪而过,最后落在陆渐身上,见他望着自己,神色焦虑,宁凝不觉寻思:“他是怕风君侯伤了我么?”

心念闪过,忽见陆渐张口叫道:“宁姑娘,左兄是正人君子,你不要伤

他。”宁凝芳心一沉，心底涌起一丝酸楚：“原来他并非想着我，却是怕我伤了风君侯？”想着心神一分，顿时泄了真气，左飞卿缓过一口气来，立时运劲反击。

宁不空听出异样，顿时焦躁起来，厉声道：“凝儿，你磨蹭什么，还不快杀了姓左的，给火部同门报仇。”

宁凝目光流转，看看父亲，又瞧瞧陆渐，倏尔泪盈双目，左飞卿与她正面对峙，先觉对方内力转弱，此时又见她凄惶涌泪，心中不胜讶异，于是不再催劲进击，凝神守意，静观其变，只见宁凝含住眼中泪水，长长吸一口气，蓦地撤了内力，飘退丈余，幽幽道：“左部主神通高明，小女子自愧不如。”

她分明占了上风，却突然认输，众人都是莫名其妙。宁不空却深知女儿性情，闻言脸色铁青。宁凝走到他面前，低声道：“爹爹，女儿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宁不空忽地抬手，重重打她一个耳光，宁凝左颊高肿，口角流血，眼泪滚滚而下。陆渐又惊又怒，喝道：“宁不空，你再动她一下试试？”姚晴蛾眉微蹙，瞅他一眼。

宁不空下巴扬起，寒声道：“子不教，父之过。哼，狗奴才，我自己教训女儿，管你什么事？”陆渐张口结舌，无言以对，宁不空转向宁凝，森然道：“臭丫头，你说，我为何传你火部神通？”宁凝伸袖抹去眼泪，低声道：“为，为火部同门报仇，给，给娘报，报仇。”宁不空将竹杖重重一笃，厉声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让你杀人，你为何不杀？你这一身本领白练了吗？你对得起死去的娘亲吗？”宁凝低着头，泪如走珠，点点滴滴。

沙天洹见状，干笑道：“宁师弟息怒，贤侄女年纪小，不懂事，说两句就罢了。”宁不空道：“这孩子太不听话，分明赢了，却要认输，白白折了我火部的威风。”

这时忽听冷哼一声，左飞卿扬声道：“宁不空，你不要说嘴，令爱没输，输的是我左飞卿。”众人只道此人性情孤傲，绝没料到他会磊落认输，尽都暗暗佩服。宁不空大为得意，点头笑道：“左师弟赢得输得，不愧为大丈夫。”

左飞卿微微冷笑，萧然转回本阵，宁不空手拈长须，嘿然道：“还有谁不服。天部之主？地母娘娘？二位不服，不妨也和小女会会。”他说这话时，心里已有算计，知道宁凝对陆渐有恩，陆渐宁可服输，也不会和她动手；温

黛艺业虽高，却也未必是“无明神功”和“火神影”的敌手，此时风雷二主已败，若能再将天地二主折服，火部必能威震西城，出一口当年被灭的恶气。

果然陆渐一听，面露犹豫，温黛则沉思一会儿，举步出列，微笑道：“小宁师妹青出于蓝，叫人钦佩，温黛不才，情愿领教高招。”

宁凝听得发愣，她尚在襁褓之中，地母便已威震武林，此时竟要与这西城奇人交手，宁凝如处幻梦，心生异样感觉，未及答话，忽听一个清冷娇柔的声音道：“师父有事，弟子服其劳，这一阵晴儿愿代师父出战。”

宁凝闻声芳心一颤，抬眼望去，姚晴俏生生步出人群，白衣素裹，吴带当风，肌肤莹白，吹弹得破，双颊不染胭脂，天然一抹艳红，眉眼灵动秀气，目光却清冷得很。宁凝与她四目相对，不禁心神恍惚。

温黛皱眉道：“晴儿……”姚晴不待她把话说完，抢着道：“师父放心，这一阵弟子必然不负所望。”

宁凝尚自犹豫不定，宁不空脸色却沉下来，姚晴突然出战，将他的如意算盘尽皆打乱，不但难损温黛英名，而且姚晴一旦危殆，陆渐必然出手。

陆渐也知这层道理，盯着二女，心中极乱：“阿晴遇险，我不能不救。可要救么，就须和宁姑娘动手，宁姑娘对我恩重如山，我能对她无礼么……”他揪心自问，越想越是难过，眼巴巴盯着宁凝，指望她出口拒绝。

宁凝呆了一会儿，忽地瞥了陆渐一眼，这一眼意味甚深，似乎将他心思看透，继而咬了咬下唇，迈开步子，缓缓上前。陆渐见此情形，有如万丈高峰一脚踏空，身心俱是一沉。

海风吹来，袅袅不尽，空中弥漫着淡淡湿气，刷的一声，浪花拍中礁石，珠玉飞迸，碎雪飘零。水光中，两名少女遥遥相对，一个清丽皎洁，不染点尘，一个明艳照人，揽尽天下秀色；一是谪凡的仙子，一是绝代之佳人；一如秋日雏菊，一似怒放牡丹，纵然容貌各异，气质迥然，清艳相照，浓淡不一，可是相形之下，清者越清，艳者越艳，各有一种惊心动魄之美，颠倒众生。

宁凝掌势一抬，四周热流涌起，陆渐心弦陡颤，闭上双眼，只怕一望之下，二女之间已有不幸，心中矛盾痛苦到了极处，这时忽听嗖嗖有声，正是化生之术特有，陆渐忍耐不住，张眼望去，二女已是斗在一起，宁凝襟袖飘逸，双掌所至，热浪腾空，炎风飞扬，姚晴指点洒落，指顾之间，藤蔓丛生，荆棘四起。

两人各显神通，这一战不止拱卫师门，更掺杂了许多别样心思，纵然人比花娇，皓腕凝雪，斗到间深处，既凶且狠，均不留情。姚晴真气所到之处，不仅藤蔓长生，蛇牙鬼刺丛丛涌起，更有粗大根须破土而出，与藤蔓荆棘上下呼应，专缠宁凝双足。人群中有人低声问道：“是菩提根么？”另有人道：“这可是地母才会的本领啊。”温黛听在耳中，流露欣慰之色。

姚晴虽有精进，无奈“无明神功”威力太强，掌风所及，藤来藤断，荆棘尽焚，菩提根虽强，竟无生根之处，反而变成火源，助长火部神通，姚晴技无所施，唯有竭力拖延，不过十余招，便已气息转促，雪白额头渗出细密汗珠。

宁不空听出端倪，冷笑道：“五行之中，木能生火，区区化生遇上火部绝学，真是自取灭亡。”温黛一晒，淡淡地道：“木能生火，火亦能生土，地部绝学岂止化生。”

宁不空出声冷哼，姚晴却恍然大悟，蓦地使出“坤元”，激起地下砂土，密集如箭，火焰被砂土阻挡，顷刻熄灭。姚晴一招得手，心中大喜，立时将“坤元”、“化生”交错互用，“坤元”挪移沙土，沙土化生藤蔓，藤蔓燃烧，又变灰土，但凡泥土，火不能燃，却能生长树木，如此生生不息，竟成一个循环。宁凝原本大占上风，不料姚晴悟通五行相生之道，凭借两大神通，夺回劣势，堪堪与之斗成平手。

宁不空听得焦躁起来，将竹杖一顿，厉声道：“凝丫头，这当儿还留手么？她用‘坤元’，用‘化生’，你的‘火神影’呢？瞳中剑呢？”

宁凝微一迟疑，忽地展开“火神影”，身法转急，追上姚晴，眼里玄光一转，姚晴小腿灼痛，哎哟一声，身法稍滞，已被宁凝赶上，宁凝手起掌落，向她后背刷地劈落。

掌还没到，炎风先至，姚晴浑身酷热，抵挡已是不及，这时忽觉一股磅礴浩气从旁涌来，热风忽消，遍体清凉。姚晴不用回头，也知道是谁到了，心里顿时一甜：“这傻子，终归还是向着我的。”

陆渐如何动身，在场众人无一得见，但觉眼前一花，“无明业火”已被大金刚神力冲散。宁凝微微一怔，一股酸楚之气冲上心头，寻思：“好啊，你到底还是帮她。”一挥掌，向姚晴拍去，陆渐抬起右掌，将她掌势挑开，说道：“宁，宁姑娘，别打了……”宁凝一咬牙，大喊道：“要我别打还不容易，你一拳打死我就成。”心里却想：“若是死在你手里，定能叫你记一辈子，你